

乡
秋

锦衣与还乡

乔傲龙

衣锦还乡是乡愁的标准姿势。许多年前,各县的“老乡会”曾一时风靡,家乡偶尔也派代表前来组织发展座谈会什么的。此类场面,往往有头有脸者侃侃而谈,有头无脸者大约都是怀着各自不同的复杂,打量着表演者对家乡一往而深的豪迈之情,自己那点皱巴巴的乡愁只能紧攥在手里,攥到手心出汗,又揉成一团塞回心里,独自回味着一路走来的苦辣酸涩。

乡愁似乎只属于成功者,而成功是无法从别人那里分享的。我爷爷 1945 年离开谭坪塬,此后便没了音讯,直到 1948 年晋中战役后才回来。战争年代能回来就是奇迹,无论锦衣与否。

塬上方言,男人叫“外面人”,女人叫“屋里人”,长年离乡在外者,无论男女都统称“在外面”。我小的时候,塬上人对“在外面”有着某种近乎虔诚的仰视,总是心怀谦卑地想象着外面的世界,在他们并不丰富的想象中,“在外面”约等于做“官”。而那些“在外面的”人们,则尽其所能地放大着自己的成功,甚至制造某种成功的假象。其中最具符号意义的图景,莫过于“在外面”的人回乡时的鞍马车驾。

电影《人生》里高加林的叔叔是地区劳动局的副局长,这样的级别,编剧和导演才能配吉普车给他。对一般人而言,解放卡车就已经是天花板。马槽里一车煤,可以省下父老兄弟好几年砍柴的苦累。一堆花花绿绿的酒肉吃食,塬上人的想象中,那是城里的日常。如果再有穿着洋气的城里媳妇和娃娃,还乡的锦衣就更是一番云蒸霞蔚的灿烂气象。喇叭一响,全村男男女女齐刷刷撂下手上的活儿,几十上百道目光,从家家户户的土墙内、池塘边的柳树下、村边的麦地里,梁梁峁峁的牛羊群中,瞬间聚到同一个焦点。卡车在众人的注视下开进村,牵驴的、挑担的、赶车的,百八十步之外已经让在路边,听车窗里探出头喊一句“叔”、吼一声“哥”,满脸皱纹便绽放成黝黑透红的笑颜。家家户户的顽童们早从四面八方奔来,在汽车掀起的轻尘中沸腾成一锅滚水。车往谁家门口一停,这家人瞬间便冲上“热搜”。连家里的娃娃,此后好多几天都会被人围着问这问那。

这样的日子如同乡里唱戏、镇上赶集、公社开大会,一年也难得几回。同族的平辈们有的赶来卸车,有的嘘寒问暖,邻居妯娌们帮着备饭,搭不上手也插不上嘴的就在院墙外面闲站着。主家忙着招呼司机吃喝,年节时才有的油香和酒肉香,随着炊烟袅袅散出,勾引着人们各种各样的想象。我们这些猴娃儿围着铁怪物撒欢,这边蹲下去,那头爬上来,起起伏伏的叫嚣中,巴掌大的小村几乎要被掀翻。

长大后我终于明白,那些千骑拥高牙的所谓衣锦还乡大多是幻景——真实的幻象,或虚幻的实存。“在外面”的他们,其实有着各自不同的卑微和艰辛,或是遥远县份一个企业的工人,或是邮电局的一个邮差,或是县革委某部门的普通人员,甚或只是附近公社里卫生院的计生用品管理员。那个年代,靠有数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谁家的光景也谈不上宽裕。虽说思念如同扯住风筝的线,但回乡并非单是为了抚慰自己的思念,更是一种表演——一种儿行千里不愿父母担忧的表演。还乡的锦衣于他们而言,是一件尽管艰难也需筹划的大事。印象中有很多次,“在外面”的人夜晚带着卡车回来。锦衣而夜行,多半是这锦衣白天轮不上他,晚上才可以暂借一下。但夜行的锦衣毕竟也是锦衣,旁人看不到,至少还有老母亲的微笑。那个计生用品管理员,论辈份我叫姑姑。那年她回村,看热闹的小孩子都分得了数量不等的白色气球。我疑惑,为啥跟电影里五彩斑斓的样子不同?

几年前到吕梁山某县拍片子,听说了当地一位大人物回乡的盛况:村口下车后,人在前面走着,“霸道”在后面跟着,遇到乡亲,抽烟的每人一包“中华”,小孩每人一大包高级糖果。忽地想起这个当计生员的姑姑,想起了那天满村飞舞的“白气球”,想起了那一张张黝黑透红、笑容绽放的沧桑面孔,如今他们多半已不在人间。

成功者才有资格拥有家乡并表达对它的热爱,而成功意味着获得某种姿势——被认可、欣赏甚至羡慕的姿势。长大后读到吉奥乔·阿甘本的姿势理论,经常不由自主地误读,认为生而为人就是为了某种姿势。而这种姿势期待的背后,是显而易见的对家乡的自卑。这自卑如空气一般无可逃避,并曾深刻地塑造了我,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,无所不在地左右着我。我朴实的虚荣、傲慢的谦卑、察言观色的真诚、伪装义气的狡诈、以及脚踏实地的不切实际,无不与此有关。它们看似自相矛盾,其实高度统一,如同一枚硬币的两种面相。

夏天是吃西红柿的季节。从炎热烈的外面回到家中,抓起一个西红柿,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下,一大口咬下去,尽是甘甜清爽的味道。如果是在冰箱里冰过的西红柿,切开,放在盘子里,撒上一把白糖,鲜红的西红柿切面上,糖色如霜。

“西瓜、空调、wifi”,被认为是度过夏天的必备良品,其实西红柿完全可以与西瓜竞争一下,它也适合在家开着空调看电影的时候吃。在大银幕上,不乏有给西红柿以特写镜头的画面,有了放映机的放大,新鲜饱满的西红柿,在演员的唇齿间被啃咬,总是分外抓人眼球,原来,西红柿是一种最适宜传递感情的水果。

国产片里出现过西红柿的镜头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第一部是《芳华》:钟楚曦饰演的穗子,在文工团大院里出黑板报,喜欢她的战友,递给了她一个饭盒,饭盒里面装着两个西红柿,穗子一只手端着饭盒,另一只手拿出一个西红柿,大大地咬了一口,并用小手指勾掉嘴角的汁液……这个画面虽然不长,但却唯美至极——美好的青春与懵懂的爱情,似乎都浓缩到那个西红柿里了。

冯小刚导演承认自己有西红柿情结,“我就喜欢看那个女孩,一咬完了她一嘬,哎呀,美极了”。在冯导看来,西红柿里“有纯真,有天然,有母亲年轻时的样子,有少年时的夏天,有情窦初开的悸动,有朴素的年代……”他的这个说法,真的能代表那几代人,对西红柿的印象与观点,西红柿的酸酸甜甜,的确会让人的记忆,变得悠长美妙。

在冯导的另外一部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,西红柿也起到了重要的情感传导

作用。当成年后的姐姐,最终能接受母亲在她与弟弟之间“只能救一个”之后,选择了原谅。为了迎接重新走进家庭的女儿,母亲早早地洗好了女儿小时候最爱吃的西红柿,在看到女儿之后,说的第一句话便是,“西红柿都给你洗干净了,妈没骗你”。原来,在大地震发生之前,姐弟同时要吃家里唯一的一个西红柿,而母亲当时选择把西红柿给了弟弟,并告诉她“明天给你买”。二三十年之后,母亲用一筐洗好的西红柿,对女儿表达了歉意。

在《唐山大地震》中饰演姐姐的张静初,在她的成名作《孔雀》中,有一幕买西红柿的镜头,被认为演技爆棚:姐姐在街上遇到了年轻时暗恋过的伞兵,当年年轻帅气的伞兵,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中年男人,当姐姐上前期待能与他相认时,他却面面无表情地问了她一句,“你贵姓?”而在上一幕,她才刚刚和弟弟说过,那个男人,还记得她,爱着她。姐姐蹲在菜摊面前,一边挑选着西红柿,一边无声地哭泣,她的人生,已经没有选择的可能,被她握在手里的西红柿,是她已成往事的青春与梦想……

西红柿喜欢光照,属于阳生植物。夏天凶猛的阳光,把青涩的西红柿,有节奏地催熟。阳光的能量,进入了西红柿的内部,让西红柿拥有了软糯中又有一些清脆的独特口感,也包含着给人欢欣与安慰的功能。因此,无论银幕内外,将西红柿形容成一种具有治愈效果的水果,都是成立的。如同我们回忆青春,总是忍不住面带微笑一样,当手捧起西红柿,眼睛里装满它饱满鼓胀的可爱模样时,内心深处,一定会有某些细微的裂痕,慢慢开始愈合。

回
味

夏日里的西红柿

韩浩月

心
语

人生果实

清 茶



《时鲜》 龙艺 作

“风吹枯叶落,落地生肥土,肥土丰香果。孜孜不倦,不紧不慢。”这是在一部纪录片《人生果实》里看到的一句话。

老有所为,老有所爱,老有善终,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圆满结局。拼其一生,生活中又有几个人能收获这样的人生果实?纪录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对耄耋夫妇,他们选择在大自然中生活:春有枝头新绿,夏有茂叶遮阳,秋有红叶满园,冬有落叶覆地。一年四季,不同的风景,不同的颜色,不同的感受。女主人用自家院子里

的果蔬做出各种美食,将房间布置得典雅素净。她一日三餐为丈夫做好可口的饭菜,受到夸奖后,80多岁的白发人仍像少女似的羞涩地用手挡住脸,笑得一脸灿烂。男主人公在一次田地里拔完草后,午睡时再也没有醒过来。女主人公悲伤难过但一脸平静,她跪坐一旁喃喃自语,她告诉丈夫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她,她会活好在世的每一天。

老去和死亡是人生两大话题。谁都希望自己像片中的这对老夫妻一样自食其力,不拖累儿女,守着自己的家园,晒太阳,听雨声,赏大雪,看落日,在劳动中忘记烦恼,在丰收中体验喜悦。有梦有爱的人生,丰满而无憾。没有痛苦,在日常劳作后的某一个甜美睡梦中,安静地离开人世。所以说,人在步入老年前,就得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了。在农村,我见过许多活得孤独落寞的老人,坐在街头晒着太阳,空洞无神的眼睛望着远方,苦熬着一个又一个单调的日子。也见过城市里搓着麻将甩着扑克的老人们,这还是身体尚好的情况。若是躺在病床上,生活不能自理,那简直是度日如年。

年轻时吃什么苦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个果实丰满的晚年。步入晚年,有一处可以侍弄花草的院子,有位知心相伴的爱人,有个能吃能喝能睡的好身体,有个乐观开朗的好心态,最主要的是能无疾而终。这样的人生旅程走完,也许是今生前世修来的福气吧。

人
物

五 分 钟 之 后,教学楼所有的区域一片洁净,空气里弥漫着微微的湿润,仿佛实施了魔法。这时候,几个学生从食堂拿来早点,孩子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,埋头安静地吃,教室里一片安静,只有轻微的吞咽声。几分钟以后,早点吃完了,便是晨读时间。

这时候,所有的孩子们,手捧书本,轻声地朗读、背诵。古文、单词、地理名词、历史事件、政治概念……所有需要记住的内容,在这个时候都成为孩子们反复诵读的对象,从她们的嘴里,成为一个个音符,被她们轻声读出来。

灯光照着空无一人的走廊,诵读声充斥了所有的教室,似乎要把灯光给逼出来,整个教学楼仿

佛一个蜂巢,发出了低沉的嗡嗡声。

张桂梅巡查完教学楼以后,扶着过道墙沿,来到老师们的办公室。老师们也都在夜色里陆续继续来了,她们吃过早点,开始准备新的一天的课程。张桂梅跟她们交流新的一天的工作计划,跟踪各位老师的教学进度,了解教学中的问题,布置这一天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。

天色渐渐亮起来,晨读结束了,孩子们稍作休整,开始上课。校园里只有老师们在各自教室里讲课的声音,又是一片安静。学校的大门偶尔打开一下,食堂送菜的车子开进来,大门很快又关上了。这时候,张桂梅已经把学校都巡查了一遍,回到她的办公室。有时候

希望出版社

78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会有记者来采访,有时候会有领导来视察工作,有时候是县里某个单位来联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事宜。张桂梅就在这间用教室改出来的办公室里,坐在用旧课桌拼成的办公桌后面,跟来访者谈事情。

上午的课程进行到一半,便是十多分钟的课间操时间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8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我拉住他的手,冷不丁问道,你住的家是谁家?田斌没反应过来,老邓说,他住的是村长家。广瑞说,人家早不叫社科村了,是丹雀小镇,他住的是镇长家。宋勇从院子里走出来,悠悠悠道,田总住的是孩儿他娘家。积善庄庞姓为多,庞家耕读传家,出了不少人物。沁源人把这样的人

物称乡贤。

庞汉良,1921年出生,1938年参加决死一纵队,历任班长、营指导员、团指导员、41师政治部组织科长、40师118团政委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。1961年晋升上校。1964年任14军政治部副主任、党支部书记。1967年任第二炮兵53基地政治部副主任、纪委书记。1978年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、副书记。1983年离休,正军级,中将军衔。

庞汉元,原名庞汉援,1922年出生,1941年任绵上县七区财粮助理员。1948年南下入川,任随军工作团四梯队一大队副排长。1953年后,历任四川崇庆县副县长、县长、副书记。1978年任四

川省温江地区供销社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。1983年离休,副厅级。

庞虎阶,1921年出生,1938年参加工作,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心校长、联合校长、区长、县委办主任,省委组织部干事、组长,山阴县委书记、第一书记,右玉县委第一书记,左云和浑源县常务书记,雁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地直党委书记、地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教育局局长,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委员,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处长,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常务副书记、副局长、顾问等。1986年病逝,享年64岁。

显然,这三人是本家兄弟,年龄相仿,成就突出,庞家家风由此可见一斑。

纪
实